

旅人的“诗之悦”

——评陈黎《蓝色一百击》

茱 萸

在我心目中，陈黎首要的文化身份是“诗人”，而非近几年间风靡于大陆阅读市场的“著名翻译家”或颇具标签色彩的“辛波斯卡译者”。诸如后两者的头衔或角色，在普通读者那里或许远比“诗人”身份更能收获欢迎与尊重。但倘若我们的视野能够更广阔一些，就能发现，陈黎真正的、更能传之久远的声名与影响力，或许还要落实在他的诗的创作领域。毕竟，无论大名鼎鼎的《剑桥中国文学史》，还是洪子诚、奚密等精心编选的《百年新诗选》，对其“语言与形式上的魔力”的首肯，以及“丰富多元”、“杂糅”与“标新立异”的赞许，皆本于其在诗之创作领域的认定。就此意义而言，作为陈黎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诗集，由雅众文化策划的《蓝色一百击》。正是对他的众多大陆读者的适时提醒：在为作者的译作甚至散文着迷之时，不要忘记这样一位全能型作者创作的真正根基。

这位来自宝岛台湾的花莲土著，在文学艺术领域涉猎的块面非常之多，包括诗、散文、翻译与乐评（据我说知，他还在2007年于台湾出版过一部所谓《情趣散文集》，内容不详）。陈黎的文字出现于大陆阅读市场，要早到世纪之初，不过当时出版的两部作品美则美矣，皆不是“诗人陈黎”的当行之作：《夏夜听巴赫》是这位爱乐者关于音乐的随笔；《百科全书之恋》则列入“港台名家书话文丛”，虽涉读书、观画与聆乐，终归不过为当年的“书话热”锦上添花一把。

作为翻译家，他以及太太张芬龄女士在台湾可谓资深，还是岛上最早致力于译介拉美诗人的译者，但在大陆的声名鹊起大概得到2010年以后。从辛波斯卡和聂鲁达等已致不朽的诗人，到欧美当世知名的罗伯特·哈斯和“野兽派太太”达菲等作者，这对“译坛侠侣”可谓劳模，获得巨大的影响力则属份所应当。但以我的认知来看，这些所有的文化劳作皆围绕着他的“诗人”身份而展开，所有的认同与荣誉也都比不过“诗人”这项冠冕的份量。所以，对《蓝色一百击》的直接阅读和谈论，兴许才是对陈黎最佳的致敬方式。

得西风浸染（如余光中所言的那样，能够以“西方的诗艺来处理台湾的主题”，能乞援于英美与拉美而成独特风格）的陈黎之诗，读起来并不像很多翻译

体诗那般晦涩，反而很容易使得读它的人充盈着快感与乐趣。这可能由他的“杂糅”之力所致。无论为诗还是为人，陈黎并不那么“宝相庄严”；虽有古今一切才士的自我骄傲与狂放在时不时起作用，但他幽默、亲和，愿意俯就和倾听时尚与潮流，或许是其得以杂糅诸种元素而成一家面目的前提。在我这一代的作者眼中，他已算得上是汉语诗坛的前辈，但其心态并不老，反而时常显得年轻而富有活力。即使生理上已经抵达了“半糖去冰的年岁”（《营养学·珍珠绿茶》），陈黎的笔下依然有光怪陆离、风光旖旎的青年场景。这是年轻的标志，因为他如今依然下笔“浪荡”而不能自持，充斥着满满的荷尔蒙气息。

说到陈黎的“荷尔蒙”，其实是他借之在诗中“创世”的原动力，是诗人朝向语言——以及在语言中实施——的爱欲（Eros）行为。请看诗集的开篇《五行》、《三色》和《符号学》，这是借助某些现有的认知模型来展开的一批典型的情色诗，或者说艳体诗。诗中人享受着身体的愉悦，而读者诸君或许能从对它的阅读中感受到“诗之悦”（化用罗兰·巴尔特“文之悦”的说法）——作者如何运用精巧的比喻，如何催动喻体与喻体之间发生关系，又如何步步为营而达致表达的高潮？读这种诗，不需要准备什么关于现代诗的观念武器和理论资源，需要展开想象力以配合诗中丰腴性感的比喻和象征，对此报以“你懂的”之一笑。

陈黎诗的另一个特点是对既成文化体系/意象的解构，在解构的过程中，又不乏幽默调侃和别出心裁的重新理解。这种倾向，集中体现在这本诗集的“十二朝”和“十二圣”两辑之中。这样的诗读起来令人爽快，当然也可以经得起具体的分析，但一旦正经分析起来，总有点“唐突佳人”的感觉。陈黎的书写便是如此这般地经常体现出其“顽童”特质的面向，但他对具体的表达的控制又恰到好处、稳打稳扎，充分体现了诗人的天分之高和功力之厚。

“四方”一辑往后，陈黎式“顽童”的玩心更重，不惟体现于题材领域，还集中呈现在诗之形式外观方面。诸如《一块方形糕》《一线天》《四十击》《一百击》《与 AlphaGo 对弈》等作，令人想起阿波利奈尔式的“图像诗”；堪称奇葩之作的《五环》，则俨然当代诗中的“璇玑图”。更不必说那首国际知名的《战争交响曲》了（作为旧作，它并未出现在诗集的正文，而以引文的方式展露于作者附录在诗集中的诗论文章《在语言间旅行》内），诗的外观元素与书写题材之间构成了令人惊羨的互动与共鸣。当然，陈黎这一路诗并非他突发奇想的产物，而是他写作的常轨。这种形式的探求和讲究，有的时候以严肃的面貌出现，有的时候则体现为一种语言/形式的嬉戏。

譬如“花莲蓝”辑中的《金阁寺》，借助了金阁寺的得名由来（建筑外贴金箔）和外观，运用汉字中独特的偏旁构造，将要写的内容全部饰以金字旁，而这

些带有金字旁的字本身都是现实存在的汉字。这种语言游戏，使得这首《金阁寺》其实有两层文本，“贴金”的那一层浑不可解，但可以诵读，去掉金字旁的那层，才是诗所要表达的“通常内容”。这并不是诗人搞的文字游戏（遗憾的是，人们往往会将这种做法指控为奇技淫巧），而是对汉语特质和潜能的发掘。正如作者自言，他的诗“常借着形、音、义的歧义性，分裂、发展动机或主题”，这可能是汉语写作的独特形态，而且带有“文生情”的古典色彩。然而，陈黎在形式的开拓与调和上可谓用心良苦，却常囿于读者的成见而得不到更好的理解。

诗集最后的两辑呈现出陈黎写作中的某种地理学面向。他对台湾本土尤其是家乡花莲的书写，有着旁人无法取代的特色。他对自己写下的“花莲蓝调”饱含深情，深情中的诗人形象一改顽童式的戏谑与名士式的绮艳。我们只见他“青青轻轻唱”出这支蓝调，“轻轻调和悲凉与夏日海风凉，调和岛屿与历史，梦与地理”，调和着一位诗人的故土情怀与对更大范围内的汉语世界的敬重和依恋。

附录在诗集正文之后、后记之前的那篇《在语言间旅行》，可谓陈黎诗的诗学方面的“夫子自道”，不可轻易放过。对于现代诗这种体裁而言，诗人的首要任务是在语言中提炼结晶物，而不是传达信息。陈黎正是这样一个在语言中穿行的梦幻般的“旅人”与“炼金术士”，而不只是信使之神赫尔墨斯的化身。后者的俗世投射自然是译者，而前者则在作为作者的陈黎身上得到了完美的呈现。结合他曾与合作者共同（创造性地而不是拘泥地）翻译过日本俳句的事实，并且提出过汉语中所谓“现代俳句”的概念，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小心翼翼地将与诗集题目同名的《蓝色一百击》这组诗，看作是陈黎另一种意义上的创造与翻译。他试图让诗的表达变得更加简洁而愉悦，充满机锋，而又不失褶皱般的丰富。

陈黎：《蓝色一百击：陈黎诗选》，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年11月

——刊于上海《文学报》（2018年3月22日：第八版）

茱萸，本名朱钦运，生于1987年。诗人，青年批评家，哲学博士，兼事随笔写作。出版诗集、论著及编选近十种，作品被译为英、日、俄、法等多种语言。现供职于苏州大学文学院，从事新诗史、当代诗及比较诗学领域的研究。